

雌蝶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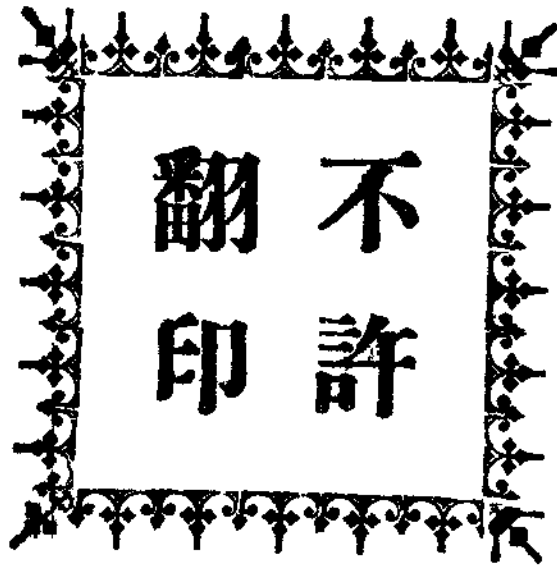
李商隐先生著

海國學書室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

16.1.16

民國十年四月再版



著者

江都李涵秋

發行者

上海白克路三八八號
國學書室
電話西一二八〇

寄售處

上海新申報館

雌蝶影全一冊

定價大洋肆角

雌蝶影重

雌蝶影。著作者原署非涵秋名。不知爲涵秋所著。余於廣陵潮序中。明之矣。茲承平等閣主人以版權見畀。用特重印。改署涵秋名。以存其真也。書中有渴飲咖啡語。讀者以不合歐洲習俗嗤之。不知是書係著而非譯。且於十七年前。彼時敷述歐美之事者。往往有此笑柄。是固不足詬病也。至於設想之奇。布局之巧。則讀者有目共賞。毋俟贅陳。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須彌志。

頁數 一 一 八 十一 廿七 卅九 四五 五七 六九 八九 九十 九六 一百

行數 四 九 二 四 九 四 二 四 二 十三 一 四 二 十

誤 賭 金石鑽 掃墓 嬌瞋 嬌瞋 自辨 此時 呢呢 決鬪 丰 自弊 躺 猩血

正 賭 金鑽 掃墓 嬌瞋 嬌瞋 自辯 此時 呢呢 決鬥 豐 自斃 綯 腥血

雌蝶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一章

看決鬥！看決鬥！如潮如湧直向巴黎市外縱五十里橫六十五里之瑪利堡而來時正西三月十號之夕薄雲綴天明星閃閃疏密不一半輪涼月凝然不動懸於太空之中瑪利堡萬頭攢動人聲鼎沸廣場之地方圓約有十里場外攔著長繩欄外觀者如堵場內設危亭三座決鬥的人各據其一中居所睹之人與物及證人與警吏咳世界上財色二字最易鼓舞人一生的怒血諸君但看今天晚上決鬥場中之陳列品當知吾言不謬車聲鱗鱗從東南方面直向此處而來衆人吆喝相與讓道香車既歇先下侍婢兩名撤去車上簾幕有一美人自車中出年約十六七歲香裾迎風長衣欲舞亭中紳士出迎美人入亭中見案上設有盟押旁有兩座桐木小几每几上有十六件金石鑽寶石繫

着五彩絨繩壓着二十萬法郎鈔票。美人笑向諸紳士及警吏道。今夕之事。諸君都允許了。衆皆點首。美人又道。妾意總宜平和。爲是這樣危險的事。甚是可怕。況且妾自今日已決意兩不偏向。便是他兩造勝負。既分。妾嫁人的事。尙待斟酌。這又何苦將性命嘗試。然事已如此。妾亦無法。但願上帝呵護他們。不至有傷性命。這就是妾所默禱的了。衆人都道。不錯不錯。我等也默冀他們於性命無礙。他兩人也曾允許。無論誰得了勝彩。姑娘仍回咪園演戲。目下並不要娶姑娘。但姑娘千金之軀。此後必須歸勝的人。範圍之內。勝的人即將這所贏的二十萬法郎爲買姑娘的身價。這事姑娘想早知道。美人點一點頭。遂走至亭前沿石之下。轉着那嚶嚶鶯聲問道。勞措君來麼。早見左首亭子裏跳出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眉粗眼細。八字黃鬚。迎着美人。執手爲禮。說難得蝶媽姑娘降臨。今日我勞措便爲姑娘死在基培楠手鎗之下。也是甘心的。蝶媽此時一面握着勞措的手。一面早看見場中立着一個老偵探。鬚髮花白。奮拳握掌大呼道。勞措君時候已近。子初須速決個勝負。蝶媽姑娘萬歲。我基培楠此時也

不暇與姑娘執手一俟。我將勞措君送入天國。再向姑娘陪罪罷。勞措也只得捨了蝶媽。奔向場中。與基培楠對立。此時場裏場外各睜睜的替他兩人懸心。內中尤有勞措的妹子紅櫻以及基培楠女兒穠麗芬。懸心更切。勞措和基培楠見面後。各揚一揚手。彷彿兩陣對圓。也不打話。伸手便衣底取出十三響鋒利無比的小洋鎗。扭足機捩。對面射來。濃烟起處。只見滿地上滾滾塵土。兩個人便左閃右閃。周圍跑了一個大圈。把這十三響開完。彼此又待裝藥。和風習習。輕埃不驚。那場外電燈鐵青的光。映著他兩人顏色。只見勞措面紅聲喘。提著那洋鎗。便有些驚慌神態。基培楠老當益壯。志氣寧謐。欸欸的又將鎗藥裝滿。此時鐘點已十一句三分。祇有一分功夫。若無勝負。便當遵約停鬥。內中便有各紳士。意欲為兩人解和。便借此作個收拾料。紅櫻同穠麗芬也恨不得上前攔阻。偏生那個蝶媽姑娘知道衆人的意思。深恐決散此局。遂趁他們未開言時。早開口叫道。勞措君。基培楠君。鐘點祇欠一分。兩君急宜趁此機會。卜一雌雄。妾在這裏急盼好音了。果然那女子的聲浪最易激射入男子耳。

鼓兩人經此一激，早又連珠的擊刺起來。從那鎗聲隆隆之中，猛然聽見勞措的聲音，喊了一聲「基培楠」，且住。基培楠遂挺立不動，說：「勞措更有何說？」勞措一手提鎗，一手指著基培楠，低低說道：「基培楠，今日之鬥，必然爭個你死我活。料想不得善自收場。但是我死在你鎗下，我自然瞑目。若是你死在我鎗下，便算代偵探、櫛谷報仇。你須知道，櫛谷厲魄至今仍然記著你奪功致命的仇呢。大凡一個人生平做過一件虧心的事，那腦筋中永遠是消滅不去。平時沒人提著，到也昏昏沈沈，無所覺察。猛的被人提著天理上，便有些過不去。無論你當著如何得意的時候，總似晨鐘陡警，心裏便突突的跳。況基培楠此時正是生死關頭，猛被勞措提著當年罪孽，自然不由的心蕩魂悸。勞措是個聰明絕頂的律師，況且，谷、櫛、此、事、亦、有、勞、措、辯、護、著、基、培、楠、始、致、櫛、谷、於、死、今、日、爲、爭、著、一、女、伶、蝶、媽、棄、絕、舊、交、互、相、吞、併、勞、措、便、用、此、計、來、挫、基、培、楠、銳、氣、基、培、楠、果、然、聽、了、勞、措、這、話、早、把、適、才、雄、鷲、之、氣、消、歸、烏、有、鋼、牙、一、挫、頓、時、攀、足、槍、機、對、准、勞、措、胸、口、擊、去、勞、措、早、知、他、要、鋌、而、走、險、說、完、話、時、已、閃、在、基、培、楠、身、

後猛不防舉起右腿直望基培楠脇下蹬去。只聽得鏗鏘一聲。廣場之中早倒下一個。四圍瞧的人一個個喝采齊齊大呼道。基培楠……基培楠是時表上長針正指到子正。勞措仰天發了一聲長嘯。面色平定。始從那場中緩步回來。此時周圍巨綆已撒。大家便一哄而上。齊擠在中間一座亭子面前。紅櫻見自家哥哥得勝。早攜著蝶媽的手含笑相迎。勞措從驚懼之中忽然得此意外之喜。那面上光彩自然。不待敘述。便有各見証人將基培楠二十萬法郎鈔票並十六件金鑽寶石。送在蝶媽身邊。只苦了基培楠的女兒穠麗芬。含着眼淚去收拾父親的尸骸。論起他與勞措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然而這是法律上的賭賽。又有父親自立的盟押說著。雖死無悔。芳心中縱十分委屈。亦只好茹苦含辛。一言不發。警長命人將基培楠尸骸交給他女兒。自有一番殯葬。那穠麗芬伶仃弱質。母親早故。所有基培楠從偵探上積來的薄薄家私。今已同勞措賭賽罄盡。他本幾次勸諫他父親。不可作此舉動。無如他父親戀色貪財。遂博得這一場結果。致使盈盈嬌女將來不知作何安頓。我正恐基培楠的靈魂也應。

在那裏痛心切骨。世說鬼而無知。假使有知。基培楠與櫟谷會晤。應亦嘆其有子。必謂吾苟有子。如是者。當亦不敢讓勞措。偷息世間。且說勞措知蝶嬌此身已經屬我。遂上前誠懇懇的同蝶嬌親了額。兩人遂並駕了方纔。蝶嬌乘來的馬車。風馳電掣。向咪園而來。紅櫻亦自坐了馬車。回去。警吏及衆紳士亦陸續各散。便是瞧看熱鬧的人。如山吸雲如水歸壑。一霎時仍還他一個清淨淨的瑪利堡。與中天半輪涼月兩相映射。

第二章

鼃更寂靜。夜氣澄清。蝶嬌馬車已去。瑪利堡有六七英里。垂簾低語。口芬觸人。蝶嬌便笑問勞措。說決鬪之初。我見你頗形狼狽。何以甜戰未終。我又見你同基培楠停槍打話。遂使基培楠頓形萎敗。致你反敗爲功。勞措此時笑而不答。半晌乃言道。蝶嬌姑娘。你有所不知。那基培楠一生偵探。到也梗直無私。惟時值暮年。他却爲顧惜自己的聲名。曾害了一人性命。此人名。字。叫做櫟谷。也是大偵探家。別人探不出的案。他有絕大手段。能探得出來。後來爲著巴黎一件

奇案樛谷探著不合先告訴了基培楠其培楠便施辣手用綠氣藥毒死樛谷後來樛谷妻子也曾携着他八歲孩兒玉約向公庭伸訴勞措說到此處以下就不言語了車聲忽停知已至咪園門首園中花陰窈窕地除蝶媽勞措同着兩個侍婢以外則蝶媽室中遙遙燈影而已蝶媽攜著勞措走入臥室推窗眺望但見涼宵如水宿鳥不驚感著勞措適才的話覺得人世恩仇都無了局那香腮上也不禁掛着一痕珠淚下來勞措深爲詫異遂款款用言撫慰蝶媽說我原不該說這些動魄驚心的話妨着姑娘的愉快今宵已晚我也須回去料理他事明晚我再來瞧你唱戲罷却好媽蝶室中桌上有古銅瓶一座內中插著兩枝極大的茶花勞措順手拔了一枝笑向蝶媽道姑娘可將這枝花賜了我罷我爲姑娘今日煞費苦心幾乎把命拋掉這枝茶花便權當姑娘與我定情之物他日春風未老人面如新我與姑娘一重美滿姻緣但祝如此花圓艷只就感謝上帝不盡了蝶媽也不禁望著勞措嫣然一笑勞措次日清晨忽然命僕人備好馬車不攜僕從自家挽轡馳了有兩個時辰直回一座荒烟蔓艸僻

靜地方而來。但見此處青林密合。彌望無際。勞措東張西望。早見有土牆四圍。蒼苔翠蘚剝剝駁駁。土牆之內。便是一座故塋。勞措跳下車。在懷裏掏出昨夜在蝶嫣室中乞來的一枝茶花。忽忽的進了土牆。想是要來供花掃墓。兀的奇怪。那墳塋前。早已有個少年。在那裏灑淚而拜。嚇得勞措便止了脚步。離着一步多遠。藏在一株樹旁。偷眼窺伺。只見那少年珠衣玉貌。儼然貴紳家公子氣度。及至那少年轉身出來。分明眉目如畫。又是個絕世的美男。只見他出了土牆。土牆左側。扶過一輛腳踏車。忽忽的跨上去。由左邊一條支路。飛馳而去。便是勞措的馬車。他也不曾看見。勞措偷覷了這番戲劇。心裏深爲納罕。自言自語說才見的。不是別人。定然是塚中人的後裔。但不料這孩子如此富厚。如何巴黎市中。竟不曾遇見。繼而又一轉念道。或者是他的當年甚麼小友也。未可知。然又何以同我一樣用心。竟然不約而同於今日來掃墓呢。此時四顧無人。勞措急急的步至墳塋前。正待將手裏茶花插在墓上。誰知那墓上早已有一枝鮮紅茶花。盈盈欲笑。分明與自己所持的一般無二。法人性質精細。密勞

措爲律師。尤其遇事留心。勞措走至墓側。且不理會別的。早把那少年插的一枝茶花。拔入手中。凝神按着那花瓣仔細一數。恰恰是連大連小共得二十三瓣。再將那花蒂子反過來。分明有個指印。彎彎的如缺月一痕。不禁失聲大叫。說我勞措何其糊塗。竟被那蝶媽欺負了。不料他這小小年紀。居然玩我於股掌之上。使我爲他所。用我此時尙在夢中。日日爲情顛倒。那蝶媽早已在暗中竊笑了。勞措憤憤的。便將兩枝茶花。扭作一團。摔在草地。更不拜墓。跳上馬車。加了一鞭。仍望原路馳回。抹過一個山嘴。那樹林更密。中間一條馬路。半天裏被濃陰糾結。彷彿遮了一頂綠幕。一般寒氣森森。不由的有些胆怯。他只管低着頭向前飛越。忽然聽見手槍一聲。一丸鐵彈。早由馬車玻璃窗子後面。直射過來。勞措說聲不好。把脚提得一提。彈子已從鞋底擦過。皮靴下面便烙了一條火痕。自己急掏出手槍。跳下馬車。向樹林裏定睛細看。果見前面有個女娃。影子一閃一閃的。漸漸不知去向。勞措只覺得心頭突突跳個不住。默念幸是自己坐在車沿上面。那刺客遠遠的。只疑惑我在車裏。故將玻璃打破。他那

裏知道今日替馬夫執鞭的就是我律師勞措呢。心慌意亂。也不及再行探視。一路便馳回咪園。咪園門口的人見勞措獨自坐在車沿。並無僕人執轡。互相議論。勞措跳下了車。命人將此車送入自己家中。自己便繞着咪園路逕。直向蝶媽室內行來。

第三章

蝶媽曉妝新罷。一見勞措。便盈盈含笑迎接上來。勞措且不暇與蝶媽寒暄。早偷問昨日插茶花的瓶裏一看。已巍巍的新換了一枝雪白棠梨。心中已瞧着九分。便嬾嬾的朝一張藤椅上一睡。蝶媽也猜不出他是何緣故。便逗着勞措說道。今日怎的出門早。可不辛苦麼。你稍歇一歇。我停會子同你去游公家花園。包管你家紅櫻還在那裏等我呢。勞措冷笑道。蝶媽。我須有句話問你。請你恕我唐突。蝶媽道。君試說來。勞措道。世界上的女子。還是以愛金錢爲主義。還是以愛丰姿爲主義。假使二者不可得兼。便該實踐他一件主意。萬一爲着金錢。不捨得撇開此人。又爲着丰姿。更捨不得撇開那人。揆度那女子的心。究竟

拿一種真心待誰。蝶媽姑娘。你是聰明的。你代我剖解剖解。蝶媽聽了。知道勞措的話。必有深意。但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含糊答道。這個妾如何得知。但勞措君。你今日將這些話問妾。必有疑妾的地方。妾此時已算是君的人了。有事而不能實告君。何外妾如此。說到此處。粉臉低垂。早露出無限嬌瞋。勞措一腔忿火。漸爲蝶媽鎔化。殆盡。遂婉婉的向蝶媽道。我也沒有別的緣故。不過我昨夜由你處回去。輾轉不寐。自念我今日殺了基培楠。在我原不過一時好勝之心。原與當日死的標谷。沒甚怨恨。但我能將基培楠致死。其功效仍是爲提着標谷。才能轉敗爲勝。安知冥冥之中。標谷不佑護著我。使我替他復仇呢。我遂不待天明。便瞞着家人。獨跨上馬車。並且揣了昨夜在你室中携去的一枝茶花。悄悄向標谷墓上而來。蝶媽道。這也見你冥冥之中。不負良友的意思。況且據你說此番得勝。全仗你說出標谷的名字。縱使標谷未必護佑你。在這荒塚上。供一枝茶花。也見你一番情意呢。蝶媽口中雖是說着。却見他臉上紅雲朵朵。直暈到眉梢。俗語說得好。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勞措當時默察蝶媽神態。心中。

越發了。然便又接着說道。姑娘且聽我說。來誰知我才到櫟谷臺上。早已有。人。先。我。在。那。裏。了。蝶。嬌。強。自。支。持。戰。戰。的。說。道。奇。呀。這。又。是。誰。呢。勞。措。笑。道。蝶。嬌。姑。娘。你。也。何。必。仍。是。藏。頭。露。尾。不。告。我。實。話。蝶。嬌。急。道。我。有。甚。麼。實。話。你。來。牽。扯。着。別。人。勞。措。故。意。長。嘆。道。蝶。嬌。蝶。嬌。像。你。這。般。顏。色。原。該。覓。一。個。風。流。子。弟。享。那。穠。豔。福。澤。但。你。此。時。究。竟。曾。許。我。與。基。培。楠。決。鬥。盟。約。在。先。又。曾。收。我。二。十。萬。法。郎。身。價。便。使。你。意。有。他。屬。須。知。勞。措。一。日。不。死。一。日。斷。不。能。讓。你。交。結。他。人。我。千。恨。萬。恨。不。該。爲。你。所。用。更。恨。你。竟。甘。心。又。爲。他。人。所。用。蝶。嬌。聽。到。此。處。心。地。始。豁。然。明。白。仍。勉。強。狡。賴。說。勞。措。君。難。道。你。意。中。以。爲。今。日。所。遇。的。人。便。該。是。我。蝶。嬌。認。識。的。不。成。況。且。你。說。的。這。櫟。谷。我。也。不。曉。得。他。的。生。平。歷。史。你。去。拜。他。的。墓。難。道。不。許。別。人。去。拜。他。的。墓。勞。措。道。拜。墓。儘。管。拜。墓。那。插。在。墓。上。的。茶。花。須。不。能。由。蝶。嬌。室。中。平。空。飛。去。蝶。嬌。見。他。說。到。茶。花。再。向。自。家。瓶。中。一。望。不。由。的。暗。暗。失。笑。心。想。我。竟。不。曾。思。量。到。此。遂。仍。侃。侃。的。說。道。只。更。奇。了。茶。花。遍。處。皆。是。難。道。只。有。我。室。中。兩。枝。我。知。你。今。日。看。見。我。瓶。裏。忽。然。換。着。

棠梨故疑惑我他有所贈以致攪翻你這情海殊不知我今日因爲早起命侍婢等折了棠梨自己便將那茶花拈到翠橋西畔一瓣一瓣的摘下來喂著游魚你如不信此時那碧綠波中恐怕還有殘英未淨呢勞指聽了他這一篇滔滔辯論不由的直跳起來說蝶媽你疑惑我冤枉你麼須知我實有經驗斷不會憑空捏造三日前你番出花時便下樓去做戲我適因躊躇決鬥的事情遂不會隨著你主獨坐無聊便將那兩枝茶花大小瓣子細細數着大些的共得二十五瓣小些的共得二十三瓣數畢之後還深深的在那蒂子上掐了一片指痕便是今日那拜墓的少年携着的了你僅同他交好我原無阻止你的權力你不該到了這時還要隱瞞着我蝶媽經勞措一番雷轟電掣的話不由的面紅耳赤便癩癩的將一個指頭蘸着那茶杯裏的餘瀝在桌上畫了無數連環也不承認也不辯白勞措知他年幼害羞亦不忍窮加詰責便自語道當年櫟谷妻子攜着他孩兒玉約向公庭伸訴我當時雖昧心替基培楠辯護事過之後我到出着一莊絕妙主意欲將基培楠女兒穠麗芬嫁給櫟谷孩兒玉約